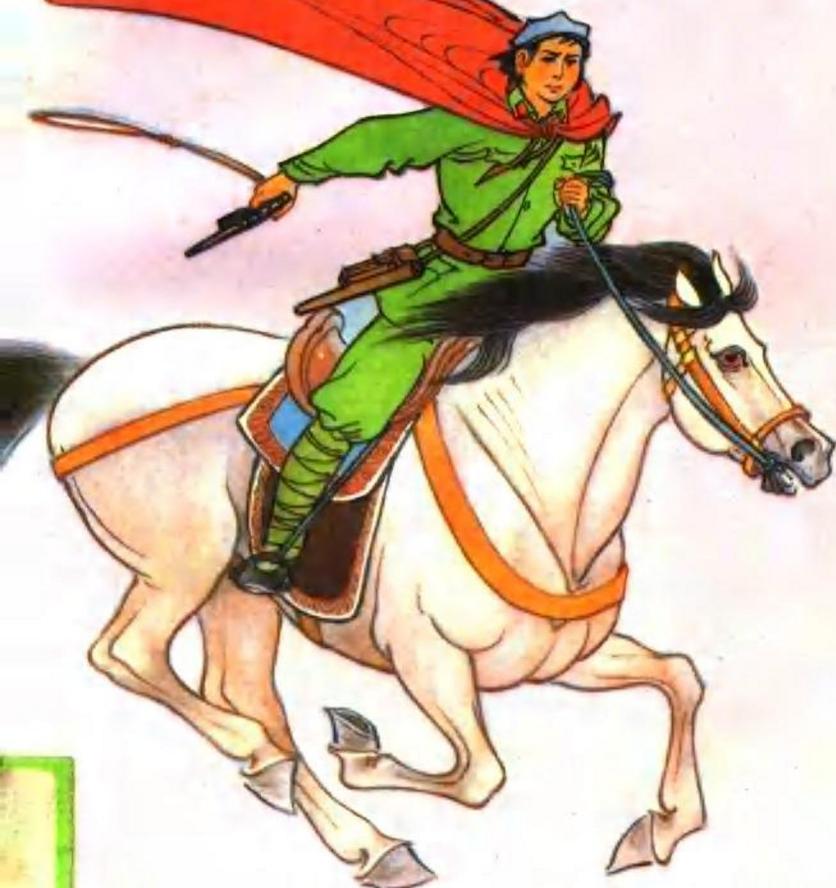


智取下山

赵云雁著



新华出版社

贾凤下山

中国社会文化编辑出版委员会编

新华出版社出版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北省徐水永兴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20,000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11—0224—4/I·27

定价：3.2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短篇故事小说集，以冀东、冀中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广阔背景，塑造了爱国将士、山民猎户、妇女儿童、僧侣和尚、绿林女杰、卖艺少女等英雄群象，再现了当时的一幅幅斗争画卷，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作品情节曲折跌宕，引人入胜；人物形象鲜明，栩栩如生；语言生动活泼，清新流畅；采用了传统的表现形式，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序

目 纲

书中所述，多为抗日惊险、解放传奇；英雄豪杰、绿林女侠、卖艺女郎、山民猎户、巧妇智童、高僧义侣，各色人等，熙熙攘攘，纷纷扰扰，可歌可泣。

宋有“说话”，即白话小说；“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鲁迅），始为“话本”；继而出现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从宋话本——明清“演义”、“说部”——晚清以来的市井文学——解放区的“大众文学”，明显地发展着一条中国民族传统小说的路线。云雁之作，也明显地沿着这条路线发展。这些作品，其实就是“故事”，今称“新故事”。

文学有粗细之分，文野之分，高低之分，雅俗之分，从此而有雅文学与俗文学之别。故事当然属于俗文学。俗文学因其通俗拥有广大的读者。后来，故事又分为讲述性故事与阅读性故事，犹如话本与拟话本。但无论如何，故事必须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故事的口头性和流传性，盖源于故事性。

“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这句话，很能概括故事这一文学样式的形式特点。第一，故事必须“以俚语”即大众喜闻乐见的口头语讲述，上口易懂；第二，故事必须抓人，引

人入胜；有人提倡新、奇、巧、趣，言之成理；第三，重“叙述故事”而不重描绘人物，更不求其着重描绘人物心理。当然，人是故事的扮演者，文学都在写人，但各有其途径、方法和优势。这里说的“叙述”，主要是设悬念、卖关子、甩扣子、吊胃口，疑云密布、疑团丛生、浪花迭涌、出奇不意、出奇制胜；闻者拍案惊奇、欲罢不能，于企待意外、智慧而合理的结局的紧张情绪中求得欣赏的满足，产生“一篇在手万虑皆忘”的审美效应。这里所说的描绘，主要指细腻的刻画。对于雅文学的小说创作，是惯用的手段，对于口口相传的故事创作和千百年来依靠听觉形成了较稳定的欣赏习惯与审美心理的广大听众来，细腻到近乎静止的描绘，则显得多余而使人很不耐烦。

据统计，我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是文盲，可见故事不会短期内就消亡，那么，赵云雁同志的努力，也就不失为一次明智的行动。

近年来，赵云雁已经出版好几本通俗文学书籍，流传颇广，他没有辜负夜复一夜的灯火。这灯火，这勤奋，这执着，我于一九八五、八六年的河北文联二楼所亲见。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早在一九八二年，他就写出了这本集子，为此后至今的营造打下坚实的基础。

1988年9月2日

序

祁连休

对 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爱好者来讲，赵云雁同志的名字想必是熟悉的。因为近几年来他先后出版了《穆桂英大战桃花漫》、《杨柳青美女西湖来》、《紫霞剑传奇》、《少林女子》、《红衣姑复仇记》等书。即将问世的《贺凤下山》，是他新汇编的一本反映冀东、冀中抗日斗争的中、短篇小说故事集。作者大量运用民间传说、故事的素材，经过加工、熔炼，塑造了许多抗日英雄形象，从人民子弟兵的各级干部、战士、游击队、地下工作者到农夫、农妇、渔民猎户、民间艺人、僧侣、绿林豪杰，都各具面貌，栩栩如生。这些人物往往在平凡中闪烁光辉，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今天的读者仍然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教益。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大都带有传奇色彩，在形式、技巧等方面注意向民族传统学习，符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能够给读者带来文艺欣赏的愉悦。

赵云雁同志是一位多年从事民间传说故事搜集整理工作的通俗文学作家。我们从本书，以及《少林女子》等中不难看出，他的通俗文学创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哺育，与民间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他创作的许多故事，不但取材于民间传说、故事，而且在叙述方式、表

表现手法、语言技巧诸方面借鉴了民间传说、故事。我们认为，通俗文学创作，应当从古今中外的文学遗产中多方面吸收营养。艺术借鉴切忌单一化的倾向。但是也应当看到，要使通俗文学创作具有中国特色，为中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向民间文学学习，认真从民间文学中汲取有益的养料，无疑是一个不容疏忽的重要的方面。前人的艺术经验证明了这点，赵云雁同志和其他同志的艺术经验也证明了这点。

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非常有意义。因为民间文学作品具有科学的、艺术的、实用的价值，通过搜集整理工作，可以使祖先留下来的口头文学遗产得以保存，使这一宗宝贵精神财富的多种价值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更好地为文化建设服务。从宏观的角度来认识，我们所有从事民间文学工作的同志对它的任何一种价值都不能轻视，否则他们的工作将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然而从微观的角度来认识，不同岗位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总有各自的侧重面和分工，具体要求则各不相同。以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而论，既需要整理、编印科学本，又需要整理、编印文学本。从这项工作中，既可以培养出一批民间文学研究家，又可以培养出一批民间文学作家、通俗文学作家。对于从我国各民族群众中采集来的民间文学作品，把它们整理成为科学研究资料或者文学读物，甚至以它们为蓝本进行改编、再创作，都是允许的。在这些方面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应得到承认，受到尊重。经过全体同仁的长期努力，我国民间文学事业正在大踏步的前进，道路越走越宽阔，这是十分令人欢欣鼓舞的！

一九八八年初于北京

• 目 录 •

序	………	阎 纲	(1)
序	………	祁连休	(3)
俏嫂子卖瓜	………		(1)
神斧子	………		(10)
苇叶船	………		(19)
唐队长戏鬼子	………		(28)
庄稼女带兵	………		(36)
铁娃子和气死虎	………		(46)
铁头李	………		(69)
靠山王	………		(84)
醉别古外传	………		(90)
悲歌退敌兵	………		(105)
蟠龙山传奇	………		(111)
天鹅情	………		(132)
紫霞剑	………		(155)
贺凤下山	………		(181)
白梨花	………		(206)
绿林女杰	………		(254)
后记	………		(353)

• 俏嫂子卖瓜 •

在弯弯的大清河边，高高的千里堤下，有个小小的村子叫沙洼。沙洼的地坂都是黑油沙，抓一把肥得流油，专长那青石碌碡一样的大西瓜。这儿的西瓜皮薄、籽小、瓢沙，咬一口楞甜楞甜，那叫美！每到夏季，一片片绿色的瓜园，一座座银亮的瓜棚。远远望去，就象绿色的大海里飘出了一只只小船儿。

乡亲们都说：“沙洼家家都有西瓜园，顶数俏嫂子家的西瓜甜！”俏嫂子是谁？原来这沙洼里有个出名的瓜把式，乡亲们都叫他西瓜二哥，这西瓜二哥高大的个儿，朴朴实实的脸儿，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这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娶了个好媳妇。那媳妇长得象瓜园里带露珠的花儿，水灵、秀气，那叫漂亮！她人俏、说话俏、做事也俏，所以乡亲们都管她叫俏嫂子。

这西瓜二哥和俏嫂子，把一颗心儿扑到西瓜园里，每年从春忙到夏，从夏忙到秋，象巧媳妇绣花一样绣着他们的瓜园。他们种瓜种得入了迷，摸透了地坂的地脉，摸清了瓜苗的性子，他俩种的西瓜，不光长得个大，样子也千奇百怪，

有的圆、有的扁，有的花皮、有的墨绿，那瓜不象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倒象他俩用手捏出来的，叫它圆就圆，叫它扁就扁。瓜园里的西瓜排着队，列成行，叫着号儿比着长，真叫神了！谁见了谁喊好，谁见了谁喜欢！推车的乡亲们走到这儿不推了，瞅着那圆圆的大西瓜两眼发亮：“好瓜！好瓜！”挑担的乡亲们走到这儿不挑了，瞅着那圆圆的大西瓜耸着鼻尖，看两眼也解馋。

说话间日本鬼子闯到了大清河。

一天傍晚，俏嫂子回家做饭走了，瓜园里只剩下西瓜二哥一人在干活。忽然，大道上滚起了一溜黄蒙蒙的尘土，一匹匹洋马在嘶叫，一把把刺刀在闪光，西瓜二哥抬头一看，坏了，鬼子来了！这队鬼子是下去清乡的，走得又急又渴，打地头过，看到满地的大西瓜，馋得直流哈拉子，就象恶狼一般呼啦啦闯了进来。进地后，见西瓜就揪，摔开了就啃，那个馋劲儿，恨不得把碌碡大的西瓜一口吞下去。西瓜二哥一看，就象啃他的心尖子一样，他象一头发了威的狮子，拿着瓜铲冲过去，边跑边喊：

“滚出去！你们给我滚出去！”

鬼子一见这个高大的汉子挥着亮铮铮的瓜铲扑过来，赶紧端起枪，开枪就打。啪的一声，西瓜二哥倒了下去，鲜红鲜红的血，染红了松松软软的油细沙土……

血一样的彩云在西边燃烧起来了，俏嫂子披着彩云，挎着篮子来给丈夫送饭。刚出村，就听到瓜园那边枪声响。她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飞快地跑进自家的瓜园里，只见地里的西瓜一片片被摔得稀烂，瓜秧也都躺倒翻了白，再看丈

夫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老二——”俏嫂子叫了声，丈夫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俏嫂子急了，扑到西瓜二哥的身上哭起来，亮亮晶晶的泪珠，落在西瓜二哥那冒着鲜血的胸口上，血渗着泪，泪混着血……

星星从天边蹦出来了，俏嫂子还在伤心地哭着。她哭得两眼冒火，嗓子眼里冒青烟，她心里一阵阵发痛，痛化成仇，仇化成恨，仇和恨是一团火，烧得她浑身的热血在沸腾！她抬眼望见了地里的西瓜，一个个好象旋转起来，变成了地雷，变成了炸弹。俏嫂子眼睛一亮，浑身的劲头涌上来，挺身站起来，对着丈夫说：“等着吧！鬼子要你一条命，我要鬼子千条命！中国人的血决不会白流！”

从此后，这绿色的西瓜园里，只剩下俏嫂子一个人干活了。失去了丈夫，她变得手儿更巧，眼睛更亮，收拾瓜秧更精心。到夜晚，瓜棚里，小小的马灯象一颗星星在闪亮，灯光照着俏嫂子那张秀秀气气的脸儿，照着老村长那朴朴实实的脸儿，照着游击队长那磨盘一样的大脸，照着他们手里的地雷和背后的钢枪。到白天，俏嫂子变得更忙了，她把这颗西瓜搬一搬，把那颗西瓜挪一挪，过路人瞅着满园西瓜都想要买，可俏嫂子只管轻轻地摇着头，一颗也不卖。她整天一个人坐在瓜铺上等啊等，象是在等什么。这一天，黄沙大道上又滚起了一股蒙蒙飞尘，洋马声声叫，皮靴咔咔响，刺刀闪闪亮，又一队清乡的鬼子走来了，他们一个个渴得心里头冒火苗儿，嗓子眼儿直冒烟儿，见了道边摆着的红瓢大西瓜，好不眼馋，旋风一般闯进西瓜园。在那小小的看瓜棚里，俏嫂子一见鬼子影儿，早就象一只野鸟钻进一旁的青纱帐里不见

了。这些鬼子进了瓜园，沉重的大皮靴踩着瓜叶，踏着瓜蔓，踢着西瓜，伸手揪下一颗颗大西瓜，张开嘴就啃，只听得“轰！”“轰！”“轰！”一声接一声，大西瓜炸了！一颗西瓜一团火，一颗西瓜一股烟！满地的大西瓜都变成地雷啦！原来俏嫂子和游击队把地雷悄悄地布在西瓜园里。只炸得那些鬼子连滚带爬，横七竖八躺了一地！

鬼子被炸得不敢再闯西瓜园了，俏嫂子却挑着西瓜进城去卖，给鬼子们送到门口去。

这天正是城里大集，赶集的乡亲还真不少，推车的，挑担的，挎篮的，背包的，一群一伙象一条大河朝城里流去。俏嫂子这天也去赶集，她用一根桑木扁担，挑着两个红皮大柳筐，筐沿上蒙着好看的绿格格粗布，一股细细的瓜香从那筐缝里冒出来，她那黑黑的头发上插着一朵洁白的箭兰花。赶集的乡亲们，一个个跟着她，一直来到了县城里。

城里赶集的乡亲真不少，可都在东街里，人挤人，人挨人，人撞人，密密麻麻，脑瓜挨脑瓜，西街里却不见几个人影儿。为啥哩？鬼子的炮楼和兵营都在那里。乡亲们怕鬼子，俏嫂子却不怕，她只管挑着西瓜筐，花枝招展的来到兵营的大门口。这时，正好有两个鬼子从里边走出来，他们一看这么漂亮的的女人，一见这么漂亮的西瓜，一个个眼都直了：

“姑娘，大大的好！”“西瓜，大大的漂亮！”说着从筐里抄出两个翠青崭绿的大西瓜，抡拳头砸开，张开大嘴就啃。两个鬼子狼吞虎咽，把两个西瓜都啃光了。俏嫂子着急白脸地跟鬼子要钱，这两个鬼子冲她一龇牙，不但不给钱，却扭着西瓜筐朝兵营里跑。俏嫂子追了两步，紧喊慢喊：

“给我钱，给我钱啊！”

鬼子回过头来，呲牙一乐：“钱，进来的有！进来的有！”

俏嫂子哪里肯进去，狠狠地骂了句：“该死的！”转身走了，不一会就来到东街上，她象条小小的鱼儿游进了大海里。

那两个鬼子担着俏嫂子两大筐翠青碧绿的大西瓜，跑进了兵营里，刚走到军火库的门口，迎面来了一大群鬼子，见了西瓜，你抢我夺，你一颗，他一颗，到手里抡拳就砸，只听“轰”地一声响雷，把鬼子炸了个胳膊飞、大腿蹦、脑袋满地滚！紧接着，军火库一声巨响，震得整个县城晃三晃，熊熊大火烧红了半边天！这是俏嫂子用她那双巧手儿，精心为鬼子做的三个西瓜雷，埋在了筐底下。这时节，俏嫂子早已象条鱼儿游出了城门。她瞅着后边那闪闪的大火，滚滚的浓烟，心窝里扑楞楞开出了一朵花儿，笑得那样甜！

大西瓜炸了敌人的兵营，可把鬼子给气疯了，他们把整个的大清河都给封锁了。鬼子的巡逻艇驾着机关枪，在大清河里开过来，开过去，不许乡亲们下河打鱼，也不准行人随便过河。巡逻艇见人就打，见船就炸。乡亲们把鬼子恨透了！

这是个中伏天的晌午，火辣辣的太阳照着大清河，银花花一片，弯弯的千里堤上，一棵棵大柳树在阳光下垂着亮闪闪的叶子。

在一棵绿伞一样的大柳树下，坐着俏嫂子，她那俏丽的脸儿红红的，她那动人的眼睛亮亮的，她那又黑又亮又密的

头发上，又插着一朵洁白的花朵。她那灵巧的手不停地编着一只小席篓，身边还放着几颗花丽皮的大西瓜，有一个打开露出血红的瓤来。一阵风吹过来，那细细的甜味儿飘出老远。

这时候，传来嗒嗒的机枪响，敌人的巡逻艇开过来了。

鬼子的这只巡逻艇在大清河里横冲直撞。汽艇上的几个鬼子，有的坐在驾驶台上开船，有的守着机枪，有的抱着大枪四下瞭望。火辣辣的太阳照着他们，一个个热得象热锅里的蚂蚁，脸红得象煮熟了的螃蟹。

汽船开过了河弯，船头上的鬼子猛地发现了大柳树下那花一样的女人，还有那翠青崭绿的红瓤大西瓜，馋得两眼冒出火来，直着脖子喊起来：

“哈哈！姑娘！”

“哈哈！西瓜！”

不一会儿，鬼子的汽艇靠了岸。鬼子们见河岸太陡不好上去，张着两手朝着岸上的俏嫂子吼：

“西瓜的好！皇军的吃！”

“姑娘的好！西瓜的给！”……

俏嫂子从大柳树下站起来，象一支挺挺秀秀的荷花箭，她那水亮的大眼一瞅鬼子，笑得那么动人：“皇军，你们要吃西瓜？”

“要吃的！”

“吃瓜可得要给钱呐！”

“金票大大的有！”一个鬼子真的掏出了一把金票，朝俏嫂子晃了晃。





俏嫂子甜甜一笑，从地上抄起一颗翠青崭绿的大西瓜，说：“皇军，你们可接得住？”

“接得住！”

“我可扔了？”

“扔吧！”

俏嫂子甜甜一笑，把那颗翠青崭绿的大西瓜朝汽艇上的鬼子丢去：“给——”

随着俏嫂子的话音儿，翠青崭绿的大西瓜落到了汽艇上，“轰”地一声巨响，只见火光腾腾闪，浓烟荡河飘，艇上的鬼子都给崩飞了。汽船变成了一团火，冒起了滚滚黑烟，不一会儿就沉到了水里。

河岸边，青青的芦苇里，俏嫂子闪着一双水亮的眼睛，望着水上的白烟，又甜甜地笑了。她笑得那么甜，那么美，那么自豪，那么动人！